



上图：平凹被授予人民文学出版社“荣誉作家”奖牌。

手，当时的党组书记金炳华安排贾平凹去江浙农村地区参观考察。

在江浙农村考察了几个月以后，贾平凹的视野发生了改变：“几十年里，每当看到那些粗笨的农具，那些怪脾气的牲口，那些呛人的炕灶烟味，甚至见到巷道里的瓦砾、柴草和撒落的牛粪狗屎，就产生出一种兴奋来，也以此来认同我的故乡，希望着农村永远就是这样诗情画意，我所认同的这种状态代表了落后和贫穷，只能改变它，甚至消亡它，才是中国农村走向富强的出路啊。”

但问题是，出路在哪里呢？贾平凹发现，城镇化吸去了农村的财富和人才，但反哺的仅仅是交通较为方便的农村。而商州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粮食产量也是有限的，而化肥、农药、种子，还有各种税费都在迅速上涨。

“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

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贾平凹找不到答案。

农村的变化让他触目惊心，深深忧患。在长篇小说《秦腔》里，他借笔下人物君亭的口说道：“人要只靠土地，你能收多少粮，粮又能卖多少钱？现在不是十年二十年前的社会了，光有粮食就是好日子？清风街以前在县上属富裕地方吧，如今能排全县老几？粮食价往下跌，化肥、农药、种子等所有农产资料都涨价，你就是多了那么多地，能给农民实惠多少？东街出外打工的有四人，中街有七人，西街是五人，他们家分到的地都荒了啊！我是支持出外打工的，可是也总不能清风街的农民都走了！农民为什么出外，他们离乡背井，在外看人脸，替人干人家不干的活，常常又讨不来工钱，工伤事故还那么多，我听说有的出去还在乞讨，还在卖淫，谁爱低声下气地乞讨，谁爱自己的老婆

女儿去卖淫，他们缺钱啊！”

继《废都》之后，贾平凹 1995 年出版《白夜》，1996 年出版《土门》，1998 年出版《高老庄》，2000 年出版《怀念狼》，这些长篇小说的目光都落脚在城市，书写的是离开土地进城的人，背景是城郊接合部，几乎都带有凝重的色调和灰暗的阴影。

无论是《白夜》中那位从农村来到城市参加建筑工程的青年夜郎，还是《土门》中那个位于城乡接合部的仁厚村，抑或《高老庄》中语言学家高子路携年轻漂亮的画家妻子西夏返回故里高老庄探亲的故事，都着力揭示着社会大转型时期人物的迷惘、惶恐、不安与焦虑，创作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凄惶感，充满着涩涩的苦味。

2001 年，贾平凹以自身在医院治疗的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病相报告》，貌似纪实，实则剖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相，与十年前的写知识分子精神颓败的《废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离开土地的人

父亲去世后，贾平凹把年近古稀的母亲接在西安家中居住，以尽做儿子的孝心。

“母亲年纪大了，一谈就是老家那些事情，街坊邻居啊亲戚朋友啊发生的事情，老人记得特别清楚。写作的很多材料，都是从母亲的讲述中无意得来的。”

贾平凹曾经写了一本非虚构自传《我是农民》。书里，他对自己 20 岁以前的农村生活，成长、遭际、